

重读抗战家书

# “胜利的日子就快来了”

徐光耀
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我准备把我珍藏了80多年的给父亲的一封信，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。这封信，纸已发黄，字迹稚拙，内容简略，可能还有错别字，但它既饱含了我作为人子的孝道亲情，更有我作为一位战士保家卫国的决心：

父亲：

您的来信和我姐姐的信一块接到了，使我很兴奋，简直是高兴的（得）不得了。

听说您现在想开了，吃喝都增加了不少，这是非常好的，这样减去了您的烦愁和忧愁，使身体健康，也使我免去了惦记。

我的姐姐参加区里工作，更是让我兴奋的事，这就好像我俩站在一条线上打日本一样，您有这样两个儿女，应该是很甘心了，您是多么光荣啊！

您放心，我一定按照您的教育去做，一定好好的（地）学习与工作，一定和每个同志都和气亲爱，绝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。

爹！您耐心的（地）等着吧！胜利的日子就快来了，今年就可以打败德国，明年就要反攻日本，那时候才是咱们团圆的时候！您不信，我姐姐会告诉您现在形势是多么有利。

我现在一切都好，也很快乐，请放心。祝身体永远健康，并请福安。

儿 光耀  
10.26

每看到这封信，我总会被拉回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。

我是1938年夏天参加的八路军。那年我13岁。参加八路军几天后，我们部队从大清河北转移到了大清河南，后来部队离家越来越远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，尽管战事紧张，但邮政局还在，因此刚参军时还写信给家里报平安。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的家乡河北雄县后，我们党的基层政权遭到严重破坏，抗日形势十分严峻，

抗战胜利后不久，1945年11月，父亲

上，我自豪极了，满足极了。从桥上下来，我又来到江边，不但看到了一列火车向北飞驰而过，还数了一下桥墩，一共9个，每个面积比篮球场还要大。

曾经，走一次南京长江大桥是江苏人的梦想，后来，苏北企业往苏南送产品，苏南城市来苏北投资，都想从自己家门口跨过长江去——江苏的每座城市都有一个“大桥梦”。

在全国百强县第二把交椅上的江阴，率先拥有了江阴长江公路大桥直通苏北；“京口瓜洲一水间”，扬州、镇江两座历史文化名城之间，虽有轮渡，哪有大桥便捷啊，2005年润扬大桥建成通车……常泰长江大桥将成为江苏第十四座长江大桥。官方公布，长江江苏段长433公里，到2035年，过江通道将达到41条。这意味着10公里就将有一条过江通道。

一条大江将江苏分为苏南苏北，大桥如虹飞架，天堑成为坦途。作为高速通道上的重要节点，越来越先进的长江大桥，居功至伟，大伙来来往往，都不必绕道，经过家门口的大桥就近轻松跨过长江。江苏13个地级市，相距最近的两座城市苏州和徐州，高铁只需要两个多小时车程。

在扬州吃了早茶，你可以赶到南京去上班。最近“苏超”大火，南京客场挑战常州，76万人在网上抢4万张票，还不是因为来去实在太方便啊？如果需要舟车劳顿，看比赛的兴致早在路上就消耗殆尽了。

6月14日，南京客场挑战淮安。淮安位于苏北腹地，南京位于江苏西南，两者相距差不多200公里。南京特地开通了“苏超”专列——11:05，球迷乘坐G9253次从南京出发赴淮；19:28，G9251次把南京球迷接回家。

常泰长江大桥开始荷载试验那天，老家泰兴的朋友在电话里兴奋地对我说：“以后去常州看比赛更不费事了，原来1小时20分钟的路程，以后只要20分钟就到了！”

抗日斗争暂时转入地下隐蔽状态，我和家里的通信也自然中断了。

这音信一断就是四五年，家里不知我的死活，我也不知道家里的情况。直到1944年10月24日，我突然接到了姐姐的一封信。

姐姐的信写于8月29日，在路上走了将近两个月。这已很难得了。这个时候，经过八路军艰苦卓绝的斗争，抗日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，敌人的大部分据点已经被我们打掉了，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连成了一片。当时，八路军内部有专门的通信机构，各分区之间有交通员送公文、报纸，姐姐的信就是从十分区辗转送到六分区，然后又送到我手上的。看着姐姐的信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兴奋得发狂，流着眼泪一连看了三遍。

10月26日，我就赶紧给姐姐写了回信，同时给父亲也写了一封信。写回信的时候，我又因为兴奋过度，一夜未眠。

从姐姐的信中我知道，当时父亲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已发生巨大转变，不但支持八路军，还积极做抗日工作。当初我参加八路军时，父亲坚决不答应，我哭闹了七天七夜，后来在姐姐的劝说下，父亲才同意了。

我参加八路军后，父亲开始同情八路军，后来又支持八路军，我们家成了八路军的堡垒户。八路军经常在我们家落脚、隐蔽、开会，这时父亲和妹妹就给八路军做饭、缝补衣服、站岗放哨。父亲最爱听战士们坐在炕头上讲八路军在哪里又打了胜仗，什么时候又在白洋淀里开了庆功会，有时也打听儿子的行踪。

姐姐不甘心做亡国奴，我参加八路军后不久，她就参加了村里的妇救会，后来又当自卫队的队长，带着队员破坏鬼子的公路、电线、通信等。姐姐在村里的抗日工作搞得红红火火，多次受到表扬。给我写信时，她已调到十分区二联县六联区参加工作半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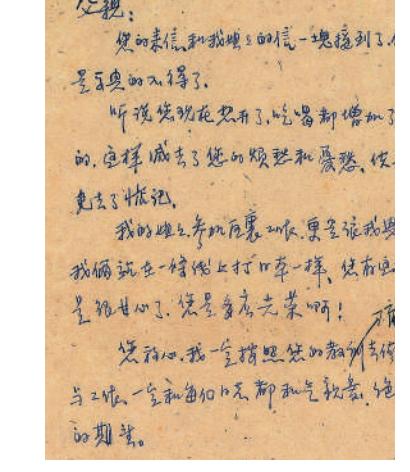
姐姐在信中对我“竟有抗战到底之决心，一心为了保国尽忠”的想法是赞赏和自豪的。现在想来，在国难当头、民族生

死存亡之际，无论是我，还是姐姐、父亲，早已在自觉不自觉中把自己、家庭的命运和国家、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，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家国情怀。再加上1944年，盟军在欧洲战场的节节胜利，我抗日军民也已开始对日伪展开战略反攻，受此鼓舞，在给父亲的信中，我自然就流露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、抗战必胜信念和朴素的家国情怀。

其实，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，我和战友们也一直满怀这种精神、信念和情怀。日本侵略者发动“五一大扫荡”，晋察冀抗战形势异常严峻，我和战友们在隐蔽时聊天，大家不止一次说道：“如果谁活到胜利那天，把咱们现在的战斗和生活写下来，不定多有意思呢。”

后来，我走上了文学道路，写抗战题材，我是把它当作一种使命和责任的。在《平原烈火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冷暖灾星》等作品中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、抗战必胜信念和家国情怀是贯穿始终的精神要旨。

我也希望这封家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、抗战必胜信念和家国情怀，在新时代能够感染与鼓舞更多人为了国家而奋斗。



▲徐光耀家书(局部)。徐光耀供图



油画《白洋淀》，作者郑光旭

油画《白洋淀》，作者郑光旭

大地

本版邮箱  
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：张珊珊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，非一稿多投。

## 家乡的荷

高亚平

叶上面。此时，水稻也已成长起来，整个稻田绿汪汪的。片片稻田和片片荷田相间相连，田野如画轴，渐次打开，远山近树，美丽极了。荷花静静地开了，粉红的，莹白的，花大如碗，挺立在重重荷叶中，微风过后，婀娜有致，让人望之心悦。

夏日燠热，翻书避暑。从书中得知，古今有很多

爱荷之人，李白、周敦颐不待说，今人中喜欢荷的，作家里就有席慕蓉、汪曾祺。席慕蓉是诗人，还是画家，她植荷除了观赏、作画外，大概还是出于女人爱美的天性吧。读汪曾祺写种

荷的文字，让人感动，也让人觉得温暖，如何弄来大缸，给缸底铺上一层马粪，植入藕秧子，再倾倒进半缸淤泥，注入水，看荷生叶、开花、枯萎，历历写来，如在目前。不过，无论是席慕蓉，还是汪曾祺，他们种的荷应该都是观赏荷，不长藕，和我家乡的荷是不一样的。我想，花叶也一定没有我们家乡的荷开得大，生长得碧绿茂盛吧。

大嘴巴喊，以至听起来便成了“喔”。

毕节气候潮湿，早些年，人们习惯烧煤取暖煮饭，卖蜂窝煤的叫卖声总在胡同小巷回荡。卖蜂窝煤的人满面煤粉，他们却不在乎。“蜂窝煤——”的叫卖声从他们嘴里弹出来时，“蜂窝”被连读成“fēi”。卖煤人笑着

说，节约喊一个

字的力气，能多

担一吨煤。

上高中时，

我从旧书摊上

淘了一本诗集，

一个卖蜂窝煤

的中年男子为我担煤时，见了甚是喜欢，便借了去，却一直没还。我并不在意，而是常想，当夜幕降临时，“fēi煤——”的叫卖声从他口中停下来，就着灯光顺手翻上几页诗集的他，在逐步消逝的疲倦中渐渐睡去，也算一件美事。

10多年前，采访过一对在毕节城陕西

会馆一带叫卖蜂窝煤的夫妻，他们靠着人力车拖蜂窝煤卖的营生，抚养3个子女长大并考进大学，知情者无不赞许。现在回毕节，偶尔还能听见“fēi煤——”的声音。循声望去，现在卖煤的人，不但用上了比人力车更

加洋气的运载工具，据说连蜂窝煤也变成了

节能环保型。

“叮、叮叮当、叮当叮”，这是卖麻糖的人的专属“叫卖”声。麻糖是用麦芽或者苞谷

熬制的，购买时，摊主会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。他们就地取材，用敲打麻糖的小锤子和厚铁片，撞击出了独有的“叫卖”声。

令毕节人怀想的，怎能少得了“炒——米糖——开水——”。“炒米糖”主要原料为优质糯米、白芝麻、葵花籽、小红花生、麦芽糖等，经独特手艺加工而成。开水冲泡炒米

糖，米粒均匀饱满，入口香甜甘美。

当雪糕、奶茶、咖啡等吃食进入我们的生活，夏天消暑、冬天暖胃的炒米糖开水不再是人们的必需品。不过，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那沙哑而悠长的声音，却久久飘荡在古城毕节的上空：“炒——米糖——开水——”

前些天路过毕节城区的明城墙，耳畔似乎又响起了这叫卖声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只见一位老人，支起烧开水的火红炉子，大壶里的水翻滚着，接过炒米糖开水的顾客喝下一口，满足地咂了咂嘴巴，似乎在品味时光的味道。

这味道，和“炒——米糖——开水——”一样悠长着呢，和叫卖声里的日子一样，悠长着呢。



装的是满满一箱子书，还不都淋得湿透！我回去一看，那一箱子书一点儿没被雨淋湿，原来是一位叫小林的上海知青，知道那一箱子书是我的宝贝，帮我用茅草把箱子保护起来。

“土锅围炉豆秸暖，荻帘当户布机鸣”。这是北大荒冬天的情景。土锅，在北大荒就是土炕，灶眼里填满了豆秸，屋外堆起小山一样的高粱秆，屋门挂有絮有棉花的厚厚布门帘。只不过，没有织布机，围炉里烧的是松木柈子，松木柈子腾起熊熊的火苗，抵挡住屋外的风雪呼啸。

“霜林已熟灯相映，雪客初开芋可羹”。这也是北大荒冬天的情景。霜林中有北方的野兔狍子的野味相赠，雪客里储藏满满的土豆白菜胡萝卜。这老三样是我们一冬一春吃的菜，煮熟出锅之前拢上厚厚的艾，稠得像一锅糨糊。

“秋晚雁来空自感，夜阑酒尽不胜悲”。这是我们常会涌出的感喟，不只在秋晚雁来之时，也常在夜阑酒尽之后。这时心底的悲或感，常是想念千里之外北京的家，更多是那时不知今夕何夕的渺茫之感。

“天涯怀友月千里，灯下读书鸡一鸣”。这是我们聊以遣怀常做的两件事：一是天涯怀友，给在各地插队的同学写信；一是读书，企求在书中找到精神寄托的掩体。那时我在猪栏喂猪，万里荒原似海，一盏马灯如豆，读书，便是最好的安慰。

我在北大荒6年，常到老乡家，或打牙祭，或叙乡情，谈情说爱也去那里。离开北大荒，几十年中，我曾经三次重返北大荒，那里的乡亲待我依旧如亲兄一般，热炕头上，绿树荫下，一锅杀猪菜，满杯北大荒酒。“百世不忘耕稼业，一壶时叙里国情”，写的就是那样情景与心情吗？这是放翁给予我最多温暖的一联诗。

今年是放翁诞辰900周年，重读放翁这些诗，仿佛又回到北大荒。这些诗如一面面古镜，映照出我青春的倒影。对我而言，或许是对放翁最好的一份纪念。

文思

成拳头大小的圆球，搁入竹蒸笼，猛火旺蒸40分钟，灰粑则成。

灰粑的吃法很多。经过煎、炒、炸等工序除去生涩味，激发大米的香气和草木灰的碱味，吃在嘴里比普通的米豆腐更韧、更弹。

刚出锅的热灰粑，澄黄发亮，放在碗中，浇上油辣椒，撒些翠绿葱花，香气便丝丝缕缕弥漫开来。

以前没有冰箱，母亲保存灰粑自有妙招。她将灰粑浸泡在家中的水缸里，冰凉的山泉水能够把年前做好的灰粑，存放到开春。正因为灰粑耐贮存，乡邻们走亲戚或外出打工，行囊里少不了带上几个家乡的灰粑。

一次，在南桥街角瞥见一个卖灰粑的摊子，一个个色泽暗黄、圆润温热的灰粑让我停了下来。买下一个捧在手中，那热乎乎的暖意，直沁心底。

多味斋

糖，米粒均匀饱满，入口香甜甘美。当雪糕、奶茶、咖啡等吃食进入我们的生活，夏天消暑、冬天暖胃的炒米糖开水不再是人们的必需品。不过，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那沙哑而悠长的声音，却久久飘荡在古城毕节的上空：“炒——米糖——开水——”

前些天路过毕节城区的明城墙，耳畔似乎又响起了这叫卖声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只见一位老人，支起烧开水的火红炉子，大壶里的水翻滚着，接过炒米糖开水的顾客喝下一口，满足地咂了咂嘴巴，似乎在品味时光的味道。

这味道，和“炒——米糖——开水——”一样悠长着呢，和叫卖声里的日子一样，悠长着呢。

